

赵连甲曲艺选

河北人民出版社

赵 连 甲 曲 艺 选

赵连甲曲艺选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500
统一书号 10086·456 定价 0.65 元

目 录

调 房 (山东快书)	(1)
汽笛怒吼 (山东快书)	(12)
书记拉车 (山东快书)	(22)
“老抗战” (山东快书)	(33)
铁扁担 (山东快书)	(43)
巧开车 (山东快书)	(53)
山村夜诊 (山东快书)	(65)
爱八方 (山东快书)	(73)
三合一 (山东快书)	(81)
新的计划 (山东快书)	(91)
煞歪风 (山东快书)	(100)
鲁达除霸 (山东快书)	(106)
谁是谁非 (唱词)	(119)
选标兵 (西河大鼓)	(124)
大年三十 (唱词)	(128)
到处有雷锋 (唱词)	(132)
扒墙头 (唱词)	(138)
推土机上传家信 (西河大鼓)	(146)
漫天风雨绘雄图 (唱词)	(153)
西瓜园 (河南坠子)	(158)
两面铜锣 (锣字令)	(164)

红军坟（木板书）	(167)
老标杆儿（山东快书小段）	(180)
赔茶壶（山东快书小段）	(182)
街头哨兵（山东快书小段）	(185)
迎亲曲（山东快书小段）	(189)
“材料包”（山东快书小段）	(193)
武松和老虎（山东快书小段）	(195)
咧大玄与吹破天（山东快书小段）	(199)
画 虎（山东快书小段）	(203)
买烟叶（山东快书小段）	(206)
金老鼠（山东快书小段）	(207)
背篓日记（相声）	(209)
劳动号子（相声）	(221)
一等于几（相声）	(236)
后 记	(246)

调 房

山东快书

有位汽车司机本姓侯，
外号叫个“倔死牛”。

（白）有多倔呀？

有一次他丈母娘要搭车，
他凑上前去来应酬：

“要搭车？”

“啊。”

“想揩油？”

“对……嗯？你开车能看我在地上走？”

“能，你还想到天上去转悠？！”

“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怎么，你听着这话刺耳朵？（读“斗”轻声）

好，我把这辆汽车送给你，

这么说，你听着顺溜不顺溜？”

（白）“……更别扭啦！”就这么倔。

这一天，老侯刚把汽车开出库，

门一响，有个人钻进驾驶楼。

这个人四十多岁干又瘦，

高颧骨，两腮抠，酒糟鼻子带着勾，

俩眼珠子滴溜转，

象一对儿小孩弹的玻璃球。

说话拿腔又作调：

（白）“老侯同志……”

酸巴溜丢文诌诌。

这人是福利科长刘艾友：

“老侯同志，请把车开到原来宿舍楼。”

“倔死牛”开着车问声：“啥任务？”

刘艾友说话透着有派头：

“现在是一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咱后勤工作更得要加油。

为解除同志们后顾之忧谋福利，

又盖起一幢新式的宿舍楼。

可是咱书记老丁还在原来楼里住，

那幢楼多年破旧又失修。

调房的事儿老丁虽然没开口，

我早就看在眼里头。

对领导咱要照顾好，

那能等书记自己提要求。

为调房，我昨天动员他多半宿，

最后他总算点了头。

今天帮书记把家搬到新楼去，

这就要麻烦麻烦你老侯喽。”

“倔死牛”听到这里眉一皱，

就觉得这事里边不对头：

“老刘呀，听说新楼里你空着房子有两套，

他搬了，那套房子给谁留？”

这一问，刘艾友吞吞吐吐难开口：

“那套嘛……你先来颗‘牡丹’抽。”

（白）“我不会。”

刘艾友玻璃眼珠转了转，
轻轻拍着“倔死牛”：
“老侯，我知道你跟书记在一楼住，
你家庭情况我可熟，
连老带小七、八口，
两间小屋搭吊楼。
虽然这次调房没有你，
请放心，有我在这事你甭愁。
今天咱先帮书记搬过去，
明天我还要麻烦麻烦你老侯，
帮我家也搬到新楼去，
再调房，我保证满足你要求。
我这人说话可算数，
要不信咱俩打赌就‘拉勾’。”
“噢，这么说那套新房归你住了？”
“嘿嘿……”刘艾友一笑点点头。
“倔死牛”来了个急刹车，
刘艾友身不由己往前悠。
“梆！”脑袋撞在车窗上，
疼的他呲牙咧嘴直哎哟，抱着脑袋一劲儿揉呢！
本来他干巴脑袋没有肉，
这下好，脑门上长出个大肉瘤！
“倔死牛”犯了犟劲儿来了火：
“刘艾友，你少来跟我要滑头！
虽然我人口多来房屋小，
再困难我也能将就！
我还当你螃蟹的眼珠只会往上瞅，
对领导会拍又会溜。

闹半天你给老丁调房是为堵他嘴呀，
借机巧把私利牟。
你四口人住三间房子还嫌不够，
又想调四间一套住新楼。
还口口声声说是为群众谋福利，
呸！说这话你就不害羞！”
这口唾沫正啐在刘艾友的脑门上，
“你，你……”想诡辩他又没理由：
“你，你……不愿帮书记搬家就拉倒，
你怎么对卫生一点不讲究……”
老侯说：“少废话，请你下车走！
别让我把你踢出驾驶楼。”
“什么？你敢把我踢出去？”
（白）“你信不信？”“……我信。”
他推开门往下一出溜。
嘴还说：“要找司机哪都有，
有车的单位我全熟。”
说完他忙去打电话，
“倔死牛”坐在车上气不休。
一回头，见一辆板车正往这边走，
嘎！满车的家具压得车子吱扭扭。
拉车的低头紧握着车子把，
一步步累得浑身大汗流，
载又重，坡又陡，
一上坡，车子打横直晃悠。
就见拉车的把一翘，
那板车顺着陡坡往下溜！
“倔死牛”打开车门跳下去，

跑上前就要帮着搬。

那拉车的抬头一扬脸，

“嗯？”“倔死牛”两手急忙往回抽。

拉车的正是姓丁的那位老书记，

“倔死牛”脖子一梗又犯了恼。

心里说：好哇，车没到他自己先动了手，

这真是趴在锅台来喝粥。

（白）他都等不及啦！

你搬了，刘艾友也要搬进去，

你怎么就看不出他在从中要阴谋？！

老丁说：“老侯你快帮把手，

别光愣着皱眉头。”

“对不起，刚才干活胳膊扭啦，

俺手腕子转了轴儿！”

“转轴儿啦？快到医院去看看，

不愿按摩就针灸。”

“看什么？俺要的就是这个别扭劲儿，

用不着你给当参谋。”

（白）哪，这是什么脾气？！

老丁他不知老侯为啥又犯倔，

他故意用话往外勾：

“噫！看着你身强力壮满有劲，

敢情是熟透了的西瓜——全都痿啦！”

“痿？你这车家具有多重？”

“少说一千得出头。”

“嗯，整个车我能扛着走！”

“好！你先试试别吹牛。”

“试就……噢，你是想‘将火儿’呀，

我才不上你的勾！

告诉你吧，我帮了你不如说是帮了他，

他凭什么也要住新楼？”

书记老丁心一动：

噢，闹半天他是对老邱！

（白）那位问了：“老邱是谁呀？”说来这事还闹误会啦！

刘艾友为往新楼里搬，他先动员书记老丁搬进新楼去。一是为讨好领导；二是为了把书记嘴给堵住。

书记老丁接了钥匙，可是他自己没有搬，动员工程师老邱同志搬到新楼里去。老邱说：“人家是照顾你书记的，再说你家房子也不宽绰，我怎么能搬呢？”说完，老邱去参加学术报告会去了。老丁呢？跑到老邱家硬说：“快收拾东西，老邱让我帮你们把家搬到新楼里去。”哎，这车家具就是工程师老邱的。

“倔死牛”指的本是刘艾友，

老丁他以为说的是老邱。

脖子上长腿出了权，

两个人越说越拧越别扭喽！

老丁想：现在要安定团结搞四化，

我得耐心说服他老侯：

“老侯啊，应该让他搬到新楼住，

要我看给他调房有理由。

现在一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咱后勤工作也必须服从这要求。

调房子得有利四个现代化，

这是原则不能丢。”

“倔死牛”说：“你算了吧！

别为他放屁拉抽屉——来遮羞！

他一家总共才四口，

凭什么要调成四间一套住新楼？”

“调房子也不能单看人多少，

他需要安静、宽绰搞研究。”

“研究啥？我看他已经研究透了，

又会拍，又会溜，玩诡计，耍阴谋，见便宜，就要搂……

再研究，他还不得要住一所楼！”

“不！我看他为人老实又忠厚……”

“他是外边光，里边臭的驴粪球儿！”

“你怎么还把他说成这么臭，

搞四化人家是排头。”

“哼！要让他当成排头领着走，

大家伙都得掉进臭水沟！”

老丁越听越纳闷：

怎么这工作越做越顶牛？

“老侯呀，我先替他把东西搬进新楼去，

你有意见可以暂时先保留。”

（白）“什么？你这是替他搬家呀？”

“啊！”

“明白明白我全明白了，

你这个书记是让他给拍顺溜啦！

你帮他，他帮你，

你们是环儿套环儿来勾儿挂勾儿。

是他的东西，这车你就甭想再拉走。

我让他认识认识我老侯……”

说着他抓住车把手一抖，

哗啦啦！他把一车家具全给掀啦！

急得老丁直跺脚：

“哎！你怎么能这样对老邱！”

（白）“哼！我就……什么？老邱？”

“啊，咱工程师呀。”“你到底替谁搬家呢？”“老邱嘛！”“坏了，我当了刘艾友啦！”

那老丁把让房的情况说一遍，

你再看，“倔死牛”，

他又高兴又感动，

又是惭愧又害羞。

恨自己不该乱发火，

啪呀啪，巴掌直往脸上抽！

老丁说：“你别打啦，

脑袋又不是乒乓球儿！

（白）“快把东西装上吧！”

两个人刚刚把车装好，

巧不巧，从那边走来刘艾友，

他打完电话往回走，

远远地看见了老丁和老侯。

听老侯说：“行啦，搬家这事包给我，

累坏你老丁我心疚。”

“嗯？”刘艾友听到这句话，

暗暗埋怨“倔死牛”：

刚才你跟我吹胡子又瞪眼，

见书记，你怎么不敢再犯怵？

都说你“倔死牛”的脾气倔，

听这话，简直比我还会溜。

也难怪，哪个不是势力眼？

人家书记比咱科长高一头嘛！

看样子老丁他决定搬到新楼去啦，

我的事儿现在提正是好时候。

“倔死牛”就算有意见，

当着书记面他也不敢往外兜！

想到此，他乐乐呵呵的走上去，

紧哈腰来忙点头：

“老丁啊，你搬家我也来帮把手，

今晚上你家就能住新楼。

你搬完我也该搬进去……”

（白）“你也要搬新楼去？”

“唉！我住新楼可不为排场和讲究。

就因为过去咱两家住的远，

有啥事儿跑来跑去真别扭。

这回呀，你住哪来我住哪，

为四化，咱便利工作好研究嘛！”

“倔死牛”想：这家伙真是能说又会道，

找便宜他还有理由！

他哪知道老丁根本没搬到新楼去，

他和我还住在原来宿舍一个楼。

我呀，我先别解这个扣儿，

给他个顺水来推舟。

他没等老丁话出口，

说了声：“对！老丁你应该满足他要求。

刘科长为了四化干工作，

得让他跟你搬进一个楼。”

刘艾友听着还挺高兴，

满以为“倔死牛”帮他使劲儿给加油：

“对！老丁，你听听群众也是这意见，

这事你可不能不点头。”

老丁说：“这事你得要想好，”

“瞎！这想法我已经考虑很成熟。”

“定下来，这事不好再改变……”

“我话出口绝不往回收！

要变卦，把我的名字倒着念，

这么说，你还不相信我老刘吗？”

“好！那就照你的要求办，

老侯啊，你赶快准备搬家进新楼。”

刘艾友一听发了愣，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

“老丁，怎么能让他搬到新楼住？”

“他不搬，你怎么和我住到一个楼？”

（白）“哎？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那套新房已经让给老邱住啦，
你那套新房让给他老侯，

把你家搬到老侯原来旧房住，

咱两个就凑到一个楼啦！”

“啊！”刘艾友这才解开这个扣儿，

嗡的声，脑子乱成一锅粥。

老侯说：“不！还是老丁你搬到新楼住，”

“老侯啊，你不说应该满足他要求吗？

这样调，刚才老刘说的好，

为四化，便利工作好研究嘛！

（白）是不是？老刘同志？”“……可不是吗。”

刘艾友，难改口，

搬倒葫芦洒了油，

便宜没有捞到手，

反倒让人耍了猴。

他心里说：刘艾友啊刘艾友，
你真是一个大混球儿！
刚才你还夸海口，
说什么话出口绝不往回收。
要变卦，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我的名字叫刘艾友，
刘艾友这仨字要是倒着念，
那就成了：有——癌——瘤。

（白）哎，得这病还不好治了！
这就是，调房当中一件事，
哪都有这样的老丁和老侯。
象刘艾友这号人头也会有，
我奉劝他还是快回头！

汽笛怒吼

山东快书

狂风吼，雷声隆，
瓢泼大雨下了个凶。
忽然一声汽笛响，
嗖！一列火车顶风冒雨向前冲。
汽笛声声象呼喊，
你仔细听来有内容：
汽笛叫：“呜——呜——呜——我来了——”
那车轮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好象说：“快跑快跑，慢了不行，快跑快跑，慢了不行，慢了不行……”
司机名叫张大勇，
年纪四十刚挂零。
满心焦急嫌车慢，
他那两道剑眉都拧成绳啦！
他冲着司炉说了话：
（白）“小冯。”
“啊。”
“咱任务艰巨又光荣。
一定要按时到达目的地，
你看，这一路上大站、小站给绿灯，
这说明人人心往一处想，
都怀着深厚的阶级情。”